

陈醉论裸体画裸体及其他

刘人岛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陈醉论裸体画裸体及其他

刘人岛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醉论裸体画裸体及其他/刘人岛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年6月

ISBN 7-104-00999-X

I . 陈 … II . 刘 … III . ① 艺术评论裸体人物画、风景画 ② 裸体人物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J21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 第15533号

总策划:何广举 出版策划:唐璐

责任编辑:方育德 装帧设计:吕品田

印制总监:郑学文

陈醉论裸体画裸体及其他

刘人岛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制

450千字 889×1194毫米 1/16开本 印张:17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104-00999-X/J·466 定价:35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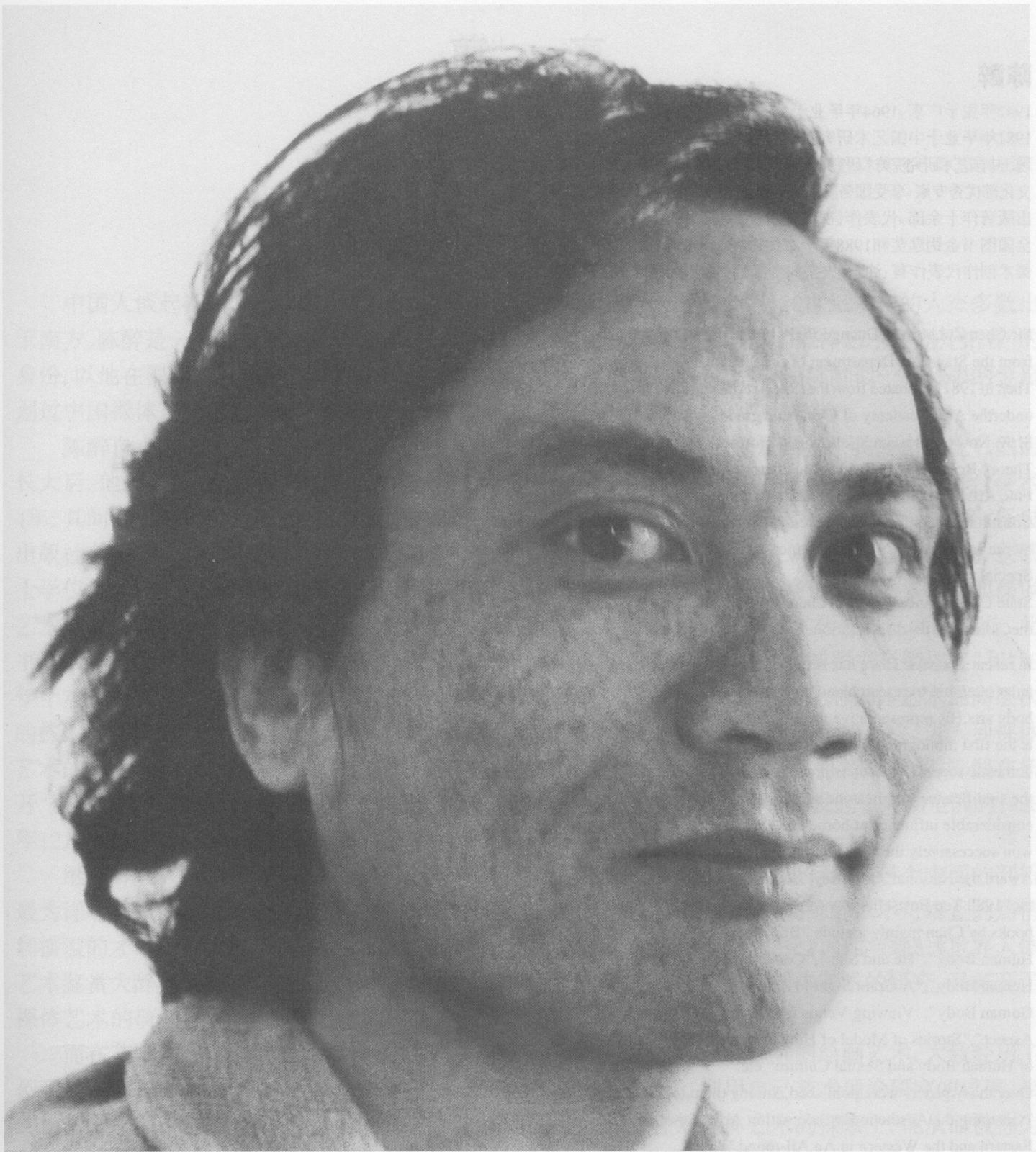


主 编

刘人岛

刘人岛,1964年生于湖南新宁。1991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美术观察》杂志社副社长、著名美术评论家、画家、陶艺家、书画艺术品鉴定家、美术活动家。大型画册《名画观止》、《现代传世名画鉴赏》主编,《裸体的艺术与艺术的裸体》编著。总计发表专著及论文200余万字。绘画、陶艺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美术展览。

Mr·Liu Ren dao,born in Xinning of Hunan Province in 1964 and graduated from the Central Academy of Arts & Crafts in 1991,Liu Rendao currently acts as vice research with the Fine Arts Institute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deputy office director of Fine Arts Review.He is a famous art critic,painter,porcelain artist,and connoisseur and collector of artostoc works as well.He is the editor-in -chief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Paintings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Modern Art Treasurea.His books and theses published hit more than 2 million words and his painting and porcelain works have been selected by influential domestic and abroad art exhibitions for many times.



陈 醉

陈醉创作的绘画作品丰富而多彩，从他的《红帆》、《大海捞月》等风景油画到《雨》、《路上》等的人物留下了深刻印象。陈醉在油画创作中还创作了多幅肖像作品，如《人像》、《爱》和《贞》便是其中的优秀作品。其间，他又认真研习了齐白石的国画艺术，即水墨散头、中秋兔、克莱谛等。1982年到1987年期间，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家庭成员为题材的艺术形象为题材的油画作品，如《火山湖》、《热的爱》、《大祭》和《追思》等。

陈醉

1942年生于广东。1964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198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获硕士学位。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化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出版著作十余部。代表作《裸体艺术论》荣获优秀科研成果奖。
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1988年十本优秀畅销书奖。
美术创作代表作有:油画《火祭》;中国画《长恨歌》和书法《微雨田桑》等。

Mr.Chen Zui,born in GuangdongProvince in 1942,graduated from the Stage Art Department of the Shanghai DramaInstitute in 1964. Then in 1981,graduated from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e Graduate School underthe Arts Academy of China and graded with a degree of M.A..Now as a research fellow and professor of the Academy,chief of the Theory Research Office and athe doctor tutor of the Fine Arts Institute,member of Chinese People's Politic Consultative Conference.Honored with the tittle of "Outstanding Specialist"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and enjoys the Government Special subsidy awarded by the State Councilsince 1993.Mr.Chen is a member of theChinese Artists'Association.

In resent years,Mr.Chen has been paying parti cular attention to research and creation of human body arts.His representative work"On Nude Art " is the first monograph with concerned in domestic scope.The book is praised as propou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ilestone and has mad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It won successively the "Best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ward,the National"Gold Key"Book Award and the"1988 Ten Bestsellers"AwardOver ten books by Chen mainly include "Beauty of Human Body","He and She ", "Contemporary Art of Human Body", "A Grant Sight to Art of Guman Body", "Viewing Venus fron Every Aspect", "Stories of Model of Human Body", "The Beauty of Human Body and Sexual Culture",etc. Over thirty papers were published.Among them,the article "Grasping the Aesthetic Essence within Arts of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in An All-round Way" w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Reults" Award.

Mr.Chen participated several times in nationwide and international painting exhibitions, and held three times personal exhibitions,in which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as follows:Oil painting "Sacrifices to Fire", "Recalling to Mind",Chinese painting "singing for Eternal Regret", "A story of Nuwa", Calligraphy pieces:"Drizzling down Mulberry Field",etc.A painting album "Chen Zui's Art "will be published.

前　　言

中国人谈起裸体，就会联想到陈醉。于笔者却又会联想到“人杰”2个字。20世纪中国的人杰大多数出于南方。陈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广东阳江人。他算不算人杰？凭他“裸体艺术研究开拓者”的身份，以他在裸体艺术研究领域以笔代马，啸傲奔突于荒原荆刺的旷野之勇气，陈醉似一颗耀眼的金星划过中国裸体艺术思想文化界的长空，历史会给他下结论吗？

陈醉自小志向宏伟，每当大人们问及他长大了想做什么的时候，他总是回答：“我要当总统”。然而长大后，他却偏偏“独树一帜”，把艺术作为“总统”追求不止，锲而不舍。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4年，其间画了大批赋色明媚、构图精美的风景写生水粉作品。大学毕业后搞过舞美设计、下过乡、任过出版社美编、当过艺术学校教师。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从王朝闻攻读美术理论。获硕士学位后，留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从此他一直紧“抱”裸体不放，终于硕果累累。他的《裸体艺术论》的问世不啻惊雷，震撼了素来保守的国民，也奠定了陈醉作为裸体艺术研究开拓者的地位。此书以其不可思议的畅销开创了学术书销售之最，并于1988年8月和10月蝉联“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88年十本优秀畅销书奖”。最重要的是：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研究裸体艺术的专著，是对人体艺术最高层次的探索，既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人体艺术的思考，也从伦理、道德和反封建文化的层次，进入到裸体艺术的本身，进入到审美和艺术的层次，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陈醉在拓开“裸体艺术”研究领域，进行裸体画创作的同时，又发动“裸体艺术”大讨论，策划发起了轰动全国的1988年12月“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从而确定了他为中国“裸体艺术”研究第一人。

继《裸体艺术论》后，陈醉又推出中国第一部对女性美的典型——维纳斯进行纵横各个方面的剖析最为详尽的裸体艺术论著，即《维纳斯面面观》。至此，潜心研究裸体艺术数载的陈醉以不可竭止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陆续出版了《人体艺术大观》、《当代人体艺术》、《人体美与性文化》、《他与她》、《世界人体艺术鉴赏大辞典》、《人体美》、《人体模特儿史话》等裸体艺术专著，既开拓了裸体艺术的研究，又拓开了裸体艺术的研究领域，在裸体艺术的研究方面真正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而在艺术创作中，陈醉始终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型画家。纵观陈醉的绘画艺术，大致经历了酝酿期、实验期和收获期这么一个发展历程，他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利用自己艺术理论研究的成果，渗透绘画创作，一步步走向了他艺术的辉煌。他的绘画也逐渐集中在对裸体艺术的探索上，他从而被称为是一个“沉醉”于人体美的画家。他的人体绘画的创作和人体艺术理论的研究成为艺术界人体美的耀眼双壁。

陈醉创作的绘画作品丰富而多彩，从他的《红帆》、《太湖落日》、《水乡清晨》、《金色的薄雾》到《井冈山风景组画》、《雨》、《路上》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映象。陈醉在搞绘画创作的同时，还创作了一批雕刻作品，如《人生》、《爱》和《贞》便是其中的优秀作品。其间，他又认真研习书法，他创作的草书作品潇洒狂放，笔力苍劲，如《水调歌头·中秋》、《莫等闲》等。1982年到1987年间，他创作了一系列具象或抽象的以裸体艺术形象为题材的油画作品。如《火山湖》、《热的流》、《火祭》和《追思》等。这些探索人体美的作品既寄

寓着某种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深意，又富有动人的东方情怀。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一批非人体题材的抽象油画作品，如《空间，我们的》和《熔》、《未逝的颤音》、《圆，扩大的外延》等。这一批抽象意趣的作品，寄寓着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升华。80年代末至今，陈醉又创作了一批国画，如《长恨歌》、《女娲》系列、《空楼待归图》、《淑女临琴图》、《空山月色》、《闲敲玉指伴低吟》、《青丝有韵》、《最是青藤意味长》、《追梦》等。

最原始的往往是最现代的，最现代的常常又复归原始。对待裸体艺术，中西艺术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国东晋画家顾恺之就有“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之说，虽然后来也有“以形写神”之论，南齐谢赫也有“应物象形”的美学观点，综其所有，也无非是为了体现艺术的“神韵”，并非真正意义的“重形”。故到了近代，康有为才会有“中国刻像不精，以廉耻为重，难作裸体故也。”虽说不是绝对而言，却也切中几分要害。西方却不然。古希腊、罗马的所有刻削之道，皆源于人体美。希腊人以肌肉发达、健康的裸体为美，希腊雕塑所呈现的人体美，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西方艺术一直以“人文”、“人体美”为主线，一脉相承地发展至今。

陈醉深谙研究裸体艺术的重要性。他呕心沥血、历时数十载，终于成就了他在裸体艺术研究领域开拓者的地位。他的研究成果，既填补了一大空白，也掀起了中国民众重新审度裸体艺术的狂潮，从此，裸体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走上全新的、具有真正美学意义的轨道。关于人体美，陈醉下了一个定义：“人体美是以美感为存在形态的性感、美感和羞耻感的统一。”是的，在浩渺的艺术史长河中，从人的抗争到生的歌赞，从欲的追求到美的享受，从物质文化到裸体艺术，这里经历了多么艰辛的超越，又寄寓了人类多少希望与祈求！裸体艺术，以其极大的真诚直面人生，有如人类的降生与归去一样，赤裸裸、坦荡荡……

笔者早就有想法出一本关于陈醉的书，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诚然，陈醉的艺术世界富如苍海，笔者若要将之汇编成册，总有一种老虎咬天，不知从何下口的感觉。然而终于抵不住对陈醉的学术成果、治学态度及人品的钦佩，再加一同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有感于陈醉在裸体艺术研究领域和其绘画创作的丰硕成功，笔者主编了《陈醉论裸体画裸体及其他》一书。浮生沧海，陈醉独领了裸体艺术领域风骚，凭他敏锐的直觉，喷涌的才思，惊人的胆略，虽然未成政治家，却成了一位著名美术理论家和有影响力的画家。他毕竟已经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和数百幅美术作品。

汇编陈醉的艺术论著、绘画、雕刻、书法作品及专家对他的评价、研究，剖析陈醉的艺术领域及为人，也许更能走近陈醉一些吧！

陈醉（章）

1999年5月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

目 录

一、陈醉自传	
革路蓝缕 以启山林	1
——新纪元前的回顾	
陈醉艺术简历	21
二、陈醉专著节选	
裸体艺术论	23
卷首语	23
(一)溯源	23
1.女神	23
2.心灵及道德的潜在力	24
(二)爱的宗教	25
1.形形色色的美神	25
2.古代希腊时期的一次演变	27
(三)反思	30
新的苦恼	30
人体美	34
1.男性是哲学 女性是诗	34
——人体美溯源	
2.毕竟西湖六月中	36
——人体美的主导特性	
3.万紫千红总是春	37
——人体美的派生特性	
三、陈醉文论选	
生的歌赞	40
——人体美与性意识	
裸体艺术十年	49
——论裸体、裸体艺术及艺术中的裸体	
性歧视与女性主义艺术	55
全面把握中西艺术的美学特质	60
他与她	67
——关于《火祭》及其他	
我,仍在寻找	68
——漫话艺术与人生	
剪不断 理还乱	70
——漫话艺术与女性	
极处同归	71
——谈艺术与科学	
四、论陈醉著作	
对于人体艺术的思考	吴甲丰 72
——简评《裸体艺术论》	
开拓领域 填补空白	郎绍君 74
——初读陈醉《裸体艺术论》	
让人体研究进入艺术的殿堂	翟墨 75
——读《裸体艺术论》	
五、论陈醉画作	
审美的文化眼光	吕品田 76
——陈醉绘画艺术解读	
人文精神的追索	崔庆忠 79
——画家、学者集于一身的艺术家陈醉	
粗豪 大气 学者风	于广焱 83
——观陈醉的《女娲传》等新画作	
历史留下的痕迹	张稚丹 84
——记美术史论家陈醉	
流玉花香 妙会自然	陈敏 86
——近观陈醉水墨人物画	
未了故园情	陈慎昌 86
——写在陈醉回乡画展开幕之前	
六、陈醉访谈录	
陈醉其人	郑荣来 87
探索人体艺术的奥秘	杜仲华 91
——访《裸体艺术论》作者陈醉	
一个拓荒者的足迹	武勤英 92
——陈醉和他的《裸体艺术论》	
“裸体大师”侃选美	方刚 95
七、专访摘录	97
	图版
1.火祭	1
2.热的流	2
3.火山湖	3
4.古道音尘	4
5.长恨歌	6
6.女娲传之一·补天	7
7.女娲传之二·求婚	8
8.女娲传之三·作人	9
9.谁染霜林	10
10.晚风沁人	12
11.凭栏图	14

12.清霜一片落阶前	14	54.都市经变图之二·悟道	64
13.池水清清	15	55.故园明月	65
14.昨夜秋风湿罗帷	16	56.都市经变图之三·净土	65
15.今宵有兴伴蝉鸣	17	57.故乡茶园	66
16.沐泉图	18	58.路上	66
17.西窗夜雨	19	59.绿荫深处	67
18.淑女临琴图	20	60.圩日	67
19.闹海	21	61.一夜秋风遍地金	68
20.磐石	22	62.雨	68
21.海贝	23	63.果子未熟	68
22.浓霜过后更知情	24	64.果子熟了	69
23.新绿	25	65.秋香图	69
24.大地	26	66.潮	70
25.浅海无浪	27	67.吹绉一池春水	71
26.红绒线	28	68.椰林深处	72
27.海滩	30	69.踏歌行	72
28.曲水无言	31	70.秋趣图	73
29.海棠依旧	32	71.细雨沙沙	74
30.深闺夜阑图	33	72.夏趣图	75
31.墙内鸣幽	34	73.不谈情诗恋古诗	75
32.无奈蛙声	35	74.二泉	76
33.夏凉图	36	75.乡思	76
34.春色浓	37	76.午	77
35.秋枝尽处有故园	38	77.陌上谁家年少	77
36.闲敲玉指伴低吟	39	78.听箫图	78
37.山高水远	40	79.回音	78
38.短笛长声是阿谁	41	80.陌上桑	79
39.青纱绕梦	42	81.舞	80
40.飞花处处	44	82.风	81
41.最是青藤意味长	45	83.榕荫古渡	82
42.歌声去远	46	84.六么起处有人歌	82
43.闻声始觉忆旧时	47	85.游秋	83
44.长丝有韵	49	86.归渔图	84
45.沙海如银	50	87.果香	84
46.青丝沐雨	51	88.风雨欲来	85
47.空山月色	54	89.日暮村头	86
48.空楼待归图	54	90.待到山边日落时	86
49.新柳图	55	91.潇潇雨	87
50.追梦	56	92.织网图	88
51.秋	60	93.闻鸟图	90
52.憩	61	94.月洗山房	90
53.都市经变图之一·传人	62	95.惜秋图	91

96. 闲卧图	92	137. 黑色的别墅	122
97. 自画像	94	138. 白色的别墅	123
98. 嵇康听琴图	95	139. 华灯初上	123
99. 荷兰街景	96	140. 苏州河	124
100. 水城	96	141. 徐家汇大教堂	125
101. 朝圣	97	142. 茅坪八角楼	126
102. 古堡遗址	98	143. 三湾枫树坪	127
103. 小教堂	98	144. 草坪旧居	128
104. 长风无奈急罗裙	99	145. 火红的小水杉	129
105. 水调歌头·中秋	100	146. 山间秋色	129
106. 莫等闲	101	147. 林区	130
107. 白银流泻的世界	102	148. 上学	130
108. 熔	103	149. 夜幕将临	131
109. 空间, 我们的	104	150. 山居	131
110. 红霞	104	151. 深谷炊烟	132
111. 彩云遮日	105	152. 晚霞映照	133
112. 圆, 扩大的外延	105	153. 遥望主峰之一	134
113. 追思	106	154. 遥望主峰之二	134
114. 福	107	155. 刘家坪	135
115. 桥	108	156. 山雨	135
116. 金色的薄雾	109	157. 庐山小景	136
117. 太湖落日	110	158. 山巅城市	137
118. 未逝的颤音	110	159. 山庄秋熟	137
119. 水乡清晨	111	160. 神杆	138
120. 余晖	112	161. 山间钢铁厂	138
121. 湖边山寺	112	162. 红土地	139
122. 明日起航	113	163. 正午时分	139
123. 小桥初照	114	164. 江城下濠冲	140
124. 傍水人家	115	165. 下田	141
125. 古刹雄姿	116	166. 大北路立交	142
126. 荒草萋萋	116	167. 羊城风貌	143
127. 秋意	117	168. 旧日码头	144
128. 一览湖光山色	117	169. 江城南恩路	145
129. 弯弯路	118	170. 街心公园	146
130. 沪上初雪	118	171. 古刹春风	147
131. 百鸟归巢	119	172. 红帆	147
132. 岩岸	119	173. 陈醉印章	148
133. 湘东小镇	120	174. 微雨田桑	149
134. 江边	120	175. 贞	150
135. 古老的曲调	121	176. 爱	151
136. 小柳迎风	121	177. 人生	152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新纪元前的回顾

陈 醉

1942年2月21日，在广东省滨海小城阳江，一个男孩诞生了。父亲陈文瑞是黄埔毕业的旧军人，母亲张素芳也出身名门，是上过中山大学的旧知识分子。他属国字辈，时值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双亲为他取名国昭，以祈早日国耻昭雪，再度国威昭耀。这个男孩就是我——三十多年后，又取笔名陈醉。

我要当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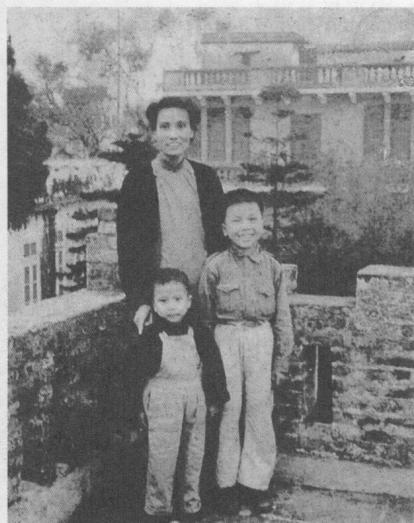
儿时的往事已十分依稀了，但东奔西跑、走南闯北的军人家庭生活是难以从记忆中清除的。在广州、芜湖、上海、南京等地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母亲还说过：“幸亏你爸爸不肯去日本，否则还得漂泊异国他乡呢！”那是指当时国家准备派先父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也许出于对敌人的仇恨，他推诿了。父亲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并在那里负了伤，这种抉择是必然的。不过今天看来此举是否属于“幸亏”，难以判断，但至少历史就得重写了。父亲虽戎马倥偬，但酷爱诗书金石，家中略有收藏。忙中偷闲，也总爱写上几幅或刻上几方，或应友人之索或留自家玩赏。母亲当教师，偶尔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朦胧中还有印象：胸前别着一面很小的国旗，与其他的太太们或者学生们一道义卖，募捐。她文科出身，爱读书吟诗。那是真正的吟哦，一种特别的声腔与节奏，如歌如泣，委婉动人。尤其喜爱“君问归期未有期”，“葡萄美酒夜光杯”一类的边塞诗，也许是作为军人妻子的一种精神慰藉。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记忆。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我自幼年时期开始就喜爱上艺术与文学，加上父母的导引，于是习字、背诗词等成了我童年的“主课”。

不过，孩提时候的我似乎并未立志当个艺术家，而是有着更为宏伟的“志向”——每当大人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的时候，总是回答：“我要当总统”。其实，那时并不知道“总统”为何物，无非是常听到大人以崇敬的心情谈论孙中山而拾人牙慧罢了。不过，另一些“牙慧”倒真对我幼年的志向产生深远的影响。那时常有好事者看相算命，每每谈及我时都说我的相好，当然并非指漂亮。说尤其那鼻梁，像某某当朝大人物的，所以将来一定能发达云云。自然，儿戏不必当真。不过，倒有一次是当真的，一位老和尚端详我良久后，对父母说：“此子相貌非凡，日后必成大器！”并希望收之为徒，上山修炼。让宝贝儿子遁入空门，剃度为僧，自然不是这个家庭的意愿。于是，常常将此事传为笑谈。不过，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久而久之，“定能发达”，“必成大器”的“天命”与野心不知不觉地在我幼小的心田中播下了种子。无疑，“当总统”不过孩儿乱语，然而，此言倒也透出了几分稚子聊发少年狂的气派。

母亲的追忆

自然，总统并不是说当就能当的。随着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连真正的总统也逃离了大陆，这位少年也只能仅仅留下狂言了。随着钟山风雨起苍黄，我与兄国藩、妹国徽也跟着母亲由南京回到了广州。广州的旧寓在中华中路云台里，是长期租赁的一层楼房。记得对面是一座舞厅，晚上常常传出悠扬的乐曲。可惜我们无缘享受这些奢侈。父亲的联系中断了、家道急转直下，先后辞退了保姆，遣返了佣人。后来还是难以维持，最后扔下了家产，而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阳江，那时还是一个县城。故乡对于我是陌生的，然而更陌生的还是这个越来越艰辛的境况。

我们家庭长期在外东奔西跑，从来就居无定所。父亲决定在南京安个家，曾置地建屋，不料推土机推出了坟墓，父亲觉得不吉利又放弃了。不久也就离开南京回广东了。故乡阳江城照样没有我们的立锥之地。我们只得租房子住，经常因种种原因到处迁徙。我们租住过的地方不下十余处，其中最小的其屋顶仅有七行半瓦。生计更是大问题。由于父亲的特殊政治背景，母亲是不可能再当教师了，只能找点力所能及的临时工作干。父亲以前在城郊买下几亩田，是计划搞一个慈善性的幼儿园的，这倒成了我们刚回来的主要衣食来源。但好景不长，因城区扩大很快就被征用，得到的那点象征性的补偿金不久也就用完了。后来，所有的收藏、首饰及值钱的衣物也卖光了。我现在还记得起那个经常到我家的古董旧货商的面貌，因丈夫吹过唢呐，我们称她唢呐婆。她总是在



儿时的陈醉与他的母亲、哥哥。四十年代于广州云台里故居天棚。



陈醉探亲时摄于故乡。1966年6月。

我们家揭不开锅的时候就被“请”来，然后拿走一点东西。当然价钱是没什么商量的了。哥哥不得不考到北方的一所管吃管住还有助奖学金的专业学校上学，算是减轻了母亲的负担。五十年代初，普遍都贫困、饥饿。然而对我这种从未经受过艰辛的孩子，就更是一种人格的考验。母亲经常省下自己的午饭，带回来给我和妹妹吃。一次不知母亲“发”了什么“财”，居然带回一只叉烧包，这在当时对于我们就是一种高级食品了。我立刻把它掰成两半，但中间那块硬硬的叉烧肉是掰不断的，于是我就赶紧把有肉的那一半塞进自己的嘴里，妹妹当然就哭闹起来了。母亲过来哄她，说哥哥不公道，只顾自己，不疼妹妹，下次再买就不给我吃等等。这个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困苦境况，但更重要的是看出了我人格的卑劣。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但我一直为自己的自私内疚、自责，有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抢了通烟囱小孩的钱而负疚终生一样。后来我常与亲友以及自己的孩子讲述这个故事。更有趣的是，四十年后的一次家族大聚会中我又想起了它，几家老小听后一场哄笑，晚辈们只当一个笑话，而我们这一辈不禁内心一阵酸楚，妹妹眼中噙着泪花说：“正是伟人才有内疚、自责。凡人该自责的事太多了，他就没有内疚和自责了。”妙！一句话不但替我解脱了罪责，而且还把历史的苦涩升华为人生的哲理。

话再说回来。因为与父亲共同生活时尚属年幼，所以能够记忆的事情已不多。但那种父爱的博大与家长的威严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至今我还牢记父亲的家训：“待人以恕，律己须严。”它一直贯穿于整个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中。不过，对我们影响更具体的，还是母亲。天下的母亲都是伟大的，而不同的母亲又各有其伟大之处。母亲带着我们在极度艰辛的境况下生活，但也正因为如此，她传给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除了文化知识之外，那就是一种豁达乐观的精神。母亲在中山大学学过两个专业。先是学中文的，但外祖父总觉得文科不如工科实在，不好找职业，后来又学化学。她一直当教师，所以对我们的教育即便生活境况经历了如此大的跌宕，但依旧没有放松。不过，她的管教方式很特别，一般不搞耳提面命，而是在言传身教中给我们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经超越了家庭，扩展到我们的同学、朋友中。也许是太“潜”、太“默”了，以至于我今天难以想起当年她是怎样“移”和“化”我们的。我只记得，在我上中学的年代，我们家里总是常常聚满同学和亲友的，还有几位特别要好的同学，一段时间曾干脆就住在我家里。我们在一起学习，母亲常常与我们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在一起探讨社会、人生……同学们不但跟着我叫她妈妈，而且真正地从心底里把她视为自己的母亲。我们的话题很广泛，天南地北、中外古今都有。这无疑对有志上进的中学生开阔知识面是甚有裨益的。记得在亲友中有一位堂舅一度也常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早年曾是马克思主义者，地下党。他给我们讲哲学，我们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了黑格尔、辩证法……尽管很肤浅，但如此自发地对哲学感兴趣，在中学生中恐怕是极其罕见的。后来，我们这群同学绝大部分都考上了大学，大多是文科。我们当年的语文老师，以后担任校领导的何业强先生见面时曾不无骄傲地说：“历届的毕业生中很多是考不了理工的而不得不考文科，唯独你们这批是本来就立志学文科，而且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在我们都纷纷离家上大学后，我的家依旧是一个热闹的中心——因为还有低班的同学。更重要的是，我妹妹也成长起来了，她与她的一群要好的同学接替了我们，成了这个中心的主要成员在我家里，连续聚集了几个年龄段的众多同学和朋友，这股凝聚力的真正源头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出身名门，加上后来父亲的地位，所以在他们那一辈的人中是相当闻名的。但是，在我们这一辈却都不了解。首先是因为从外地迁回来，加之当时的政治环境，母亲对家庭的历史更是讳莫如深。同学们只是朦胧知道这是一个非同一般但又是政治背景很可怕的家庭。而他们更直接地感受到的是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有学问、有见识的母亲，这在一个县城里无疑是很突出的。更重要的是，她还是一位心地善良、胸怀宽广的母亲，所以自然地成了忘年之交。甚还有同学，从恋爱、结婚至生养孩子都得到过我母亲的关心和帮助。而到她的晚年，他们又反过来细心照料她老人家。因为我们兄弟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甚至比亲生儿女还要亲。徐帝钦伉俪就是其中的一对。他当年就住在我家，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公报》当记者，后为与妻子团聚调回故乡，在有关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四十多年后的1998年春，我应阳江市政府之邀回乡办个人画展，他是筹备组负责人之一。他的夫人一提到我的母亲就流眼泪。而他，则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场合对来宾和记者谈到我母亲。他几乎是带有总结性地说：“他的母亲是一位极少有、极难得的伟大的母亲！至少有三点是凡人

难以做到的。第一，在由极其优裕的环境跌落至极其艰苦境况，拖着三个儿女生活，但从来不叫苦，而且还非常乐观。常常出现这样的事情，即明天就没米下锅了，今天依旧笑口常开，坦然面对一切。第二，学识渊博，随和健谈。因为有过两个大学本科的文化，加上生活阅历丰富，所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晓。而且上至七八十岁的老者、下至十七八岁的后生都能谈得来。且日日谈，日日都有新话题。在当时这个小县城有这样一位妈妈真是令人感到神奇。第三，对其子女从来不打不骂。更巧妙的是，在别人夸奖她的儿女时，她总是要有意贬抑几句，但在这贬抑中却又隐藏着深深的褒扬……大概儿子的



阳江市市长（左一）宴请部分在京阳江人士，前辈艺术家关山月（左三）、何士德（左二）先生与陈醉（左四）等欢聚一堂。1991年4月7日于北京。

成材,都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他还不止一次地批评我:“在你的文章中很少提起你的母亲,这是一大憾事!今后应多写写。”

这个概括与评价是准确而深刻的。的确,对于我的母亲,他们比我更了解。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徐帝钦读书时就智力过人,成人立业后又重返故乡,自然能以一种新的眼界和高度去审视一切。而我则不然,对于妈妈,我一直是个孩子,那时还未有能力超越自己以第三者的目光来评价自己的母亲与家庭。未成人时就离开了家,所以至今存留的依旧还是那份稚子情怀。那时确实很幼稚,记得一次做作文《我的母亲》,其中有一点我就曾写到母亲是“好吃”的。其依据是有一次家里又快断炊了,母亲让我拿一件小玉器到唢呐婆那里换点钱。大概拿回来的钱比她预想的要少得多,于是一气之下干脆叫我把钱去买了一包五香花生米回来解馋……显然,这是抗拒贫困、欺凌,并化解眼前忧愁的一种特殊的反应,体现了一种乐观大度的品格。无疑,作为孩子的我当时未有能力去透视此举的本质。母亲看了我的作文,哈哈大笑,还常常作为故事讲给亲友们听。其实,现在细想起来,母亲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对我们的关心有时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只是当时没有注意罢了。记得有时参加学校的宣传工作演演戏,会与个别女同学过从较密,或偶有玩得较好的女同学,母亲觉察后大抵怕出现早恋影响学习,但她并没有正面说,只是有意无意话题较多地转至诸如做诗只为稻粱谋、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典故上。也讲过从前考学的事,当时考大学也有人作弊,甚至还有个别权贵子弟故意在桌上摆上手枪以示恫吓。但这一套在中大行不通,监考官照缴不误。她还讲过一位同学的故事:留学德国成了化学博士,大概太了解细菌了,平时连钞票都不敢摸,得用镊子夹。人很迂腐,一次做饭时炉中柴火快灭了,他吩咐太太“供氧!”其实是本来任何家庭妇女都懂得的用火筒吹一吹的事情,由于他冒出了一句纯科学术语的指令,弄得本来就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太一时坠入五里雾中。后来还为此将发妻给休了……总之,是时时提醒我要好好读书吧。临近毕业,母亲也逐渐会直接与我谈论一些问题了。她常说的话是“放宽心胸”,“放长眼看”,要我们“远走高飞”,不要恋家。还具体谈到家庭:“你们将来都要成家的,我不希望与你们住在一起。老年人与青年人思想、习惯都不一样,会有矛盾的。多回来看看就得。”其实是“赶”我们到广阔天地去奋斗徐帝钦的批评也是对的,的确我没有在文章中谈到我的母亲,其主要原因是思想包袱背惯了。记得我从上学到工作都不愿意谈家庭。那时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填表,可偏偏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表又特别多。每填到“家庭成分”一栏就会一阵心跳,多少次考学、分配工作、调动工作甚至恋爱婚姻都是因它作梗而横遭挫折。可惜的是,今天什么“好听”的都有了,甚至有时还“想”填表,却又没那么多表填了!可以想象,哪个年代运动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是多么的恐怖!“文革”时期很多“红五类”都遭灭顶之灾,何况我等“黑五类”。不过,母亲对此等人世沧桑似乎待之坦然。五六十年代还兴迷信、拜神的,但母亲从来不信更不搞这些。不过她相信宿命论,认为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凡事不必想得太多,如果打算都合算天下就没有穷人了。她相信因果报应。好人必有好报,恶人必有恶报。还相信老子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辩证法。认为父亲为人正直善良,总有好报。而且“上天有眼”,我们会否极泰来的。她曾给我们讲过父亲的故事:抗战时有些军官在无战事时辞退民夫然后贪污这笔专用款,一旦打起仗来运输就措手不及。但父亲从来就不做此等亏心事,他部队的民夫总是养得壮壮实实,且训练有素。又,父亲一次从马上摔下来竟安然无恙,后来发现口袋里常带的一只古玉器小兽的腿断了,说是它舍腿保护了父亲。这是古墓出土的文物,一直珍藏至今。母亲还懂一点“点时”——即卜算预测,时见亲友找她问这问那,她即在手指节上算来算去竟屡试不爽。母亲没事主要是读书看报,由于晚年眼睛不好,报纸几乎贴到鼻尖,而电视也只能听,所以大家笑她“闻报纸,听电视”。我大学毕业即按全国统一安排参加了“社教”工作队搞运动,紧接着就是“文革”,很担心母亲会受冲击。但她来信总说平安,我心里不踏实。后来回去探亲才知的确属实。据友人们相告“社教”工作队中还有大学生——显然就像我一样的角色——常来家里与母亲聊天,竟聊起中国近现代历史。而文革期间,还为青年人讲解毛主席诗词。记得谈到“千村薜荔人遗矢”中“薜荔”一词,还从屈原《山鬼》谈起,并强调两字普通话如何读、广东话如何读,不能读错……这大概也应了她的好人必有好报的理论吧。然而,对周围的同学、亲友,真正感受到的无疑是一种人格的魅力!不过,留给我的却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我的父母都未能看到我得到好报的今天!

八万元奖

也许,正是这个苦难的磨砺使我提早成熟了——在我那幼稚的狂劲中加入了朦胧的自觉因素: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有自己的出路。广东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加上海外华侨多,处处有西方文化侵略的痕迹。如至今还把打球叫打“波”、小



阔别数十年,陈醉出差顺道经故乡,受到市政府的亲切接待和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图为在阳江市文艺界欢迎会上与大家见面座谈。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余宏亮同志(右二)主持会议。1997年7月。



陈醉重游海陵岛。1974年夏1月于阳江闸坡。



陈醉在写生。1962年于上海。

提琴叫“泛玲”、胶卷叫“菲林”，而“的士”的叫法今天还“普及”到北京。后来上英语课我才知道，这些家乡“土话”原来是道地的洋话。大概也与外来文化影响有关，广东人很多搞艺术的，而且多是洋式小时候就玩过油画箱、“泛玲”之类。当然，那纯粹是玩，拿人家的颜料乱涂鸦，拿人家的小提琴与伙伴们一起，像拉锯一样断断续续地“混凑”几句广东音乐，让人听起来毛骨悚然。而真正奠定我前程的是我的中学阶段。

我就读的阳江第一中学是一所具有艺术传统的学校，而且至今仍属全省重点中学。阳江出过不少名人，如国画家关山月，作曲家何士德（《新四军军歌》作曲者），科学家如曾庆存，是当今著名的地球大气物理学家……他们中有不少是出自这所中学。那时候，许多任课老师都是广东艺专毕业的，学美术、音乐、戏剧的都有，所以课

余活动非常活跃。从小播下的文学与艺术爱好的种子，一下子遇上了合适的环境，自然会迅速萌发。我很快就成了美术组与文学组的活跃分子。画画、写作、演戏，似乎哪里都要试试。后届的校友曾告诉我，我的一些作文，曾是他们的范文。那时，我的艺术灵性逐渐开通，而且，原先朦胧的自觉越来越清晰了，将来一定要当一个文学艺术家！

我把更多的兴趣放在学画上。自然，这也与学校的传统有关。这是一个培养艺术家的摇篮，输送了不少毕业生到各类中、高等艺术院校。当时的美术组所聚集的就是一群做梦都想当画家的不同班级的同学。美术教师教学非常认真，常常带着同学们外出写生。有时，还会在校外接一些任务，为大家搞勤工俭学。记得曾为粮食局搞过一个宣传节约粮食的展览，既受到锻炼，又能得到报酬资助学习。也许更关键的还是当时的教导主任后又任副校长的冯明先生。他是当地有名的水彩画家，作为校领导他又非常重视学校这个光荣传统，身体力行，直接培养和影响一届又一届学生的艺术爱好。他亲自辅导色彩写生、构思创作等等。有时还给一些优秀的或临考的同学“吃小灶”。我就常在他的宿舍里画画。对于当时连见到班主任都得沿着墙根走的中学生来说，居然能常在校长室里进进出出无疑是一个“特殊人物”了。

然而，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以前曾拿人家的油画颜料涂鸦玩耍，今天真到自己需要时，却连买一盒水彩颜料都非常困难。至于调色盒，只能是自己动手，用两块龙眼木板雕凿装配而成。更重要的是，有时连肚子都吃不饱。一个有趣而略带苦涩的故事至今还留在我的心中。那时为了练习方便，还在自己宿舍的一角摆上石膏像或静物，有空就画上几笔。一次，我摆好了一组茄子、西红柿等静物，那是一些刚刚上市的色彩灿烂的蔬果，是我要了一点小聪明从食堂大师傅那里“借”来的。我踌躇满志，打算凭此画出一幅水彩杰作来。上午画了一半，下午想继续完成时，却发现桌上的东西不翼而飞了。正在我东翻西找的时候，突然从上铺的帐子里挤出一个懒洋洋的声音来：“别找了，刚才我把它们煮来吃了……”这是我们班上有名的大肚子，老是吃不饱，饿得难受时常常躺在床上睡觉。在以减肥为时髦的今天，人们是很难理解当时那几个西红柿、茄子的功效的！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使我气馁，甚至艰险的环境更给我以激励。我初中时有一个假期就曾只身到海陵岛写生。那是一个面临南海的岛屿，风景幽美。礁石陡峭，白浪滔天，许多电影都在那里拍摄过外景，如六十年代的《南海潮》等。改革开放，那里就更热闹了。海岛上有誉为中国四大名滩之一的洁净温柔的沙滩。1992年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要建成“银海城”现代化旅游城，在京广揽人才。不过，三十多年前，那里交通极不方便，过海时得先乘小驳船，再换乘大渡船。记得就是由小驳船爬上大渡船时，因年幼力微个子小，几乎掉到大海去了，后来死死抓住缆索才幸免于难。有人劝我干脆回头算了，但我反而非要爬去不可，并最终登上了大船……

此事我现在想来都还后怕，但那时，当我见到那真正的乱石崩云、惊涛拍岸的南海奇观；当我领略到那渔船、沙滩、渔网、月夜的异乡情调的时候，就连那几乎葬身鱼腹的刹那，也与眼前的景象一道融为一种审美的记忆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画作开始出现在一些小展览会上了，而且偶尔还得些小奖赏。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小学、中学时代的奖状。然而有意义的也许是1957年的一次。春节后的一天，传达室的一位老校工把我叫住了：“陈国昭，快去领奖。8万元奖金……”旧币一万元等于新币一元。币制改革已经近两年，但一些老人家总是改不了口。当然，谁也不至误会他们的意思。当我从老师那里接过代领的“阳江县首届美术展览优秀奖”的奖状和8元钱奖金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画些什么，已记不清了。今天看来，无疑是非常幼稚的。至于8元钱，还不够当今“小皇帝”一次零食的开支。然而，在那三分钱一个鸡蛋的贫困年月，对于一个已树立了自己的志向的初中学生来说，其精神鼓舞的价值是并不亚于8万元的！

此外，我还有与人合作的《修理小转炉》选入“湛江专区版画展览”。看标题便知，那是全民“大炼钢铁”时期的颂歌。合作者冯兆平现在已是著名版画家了。不过，比较起得



大学时期的陈醉。1963年于上海。

奖来,我更多的是受批评。一次,我用一树根就其自然形态略加雕刻而成一棵女雕像,自己非常得意。然而,老师说,要注意多创作健康的作品。那时“模特儿”一词还只是从一些专业书籍上看到。至于平时,能“捉”到一个同学哄他坐上半个钟头画个头像速写,就算“放卫星”了。不知怎的,我居然“无师自通”地刻起裸体少女像来。也许恰恰是童年时代的过分严格与“健康”的家教所致吧?又一次,我画了一幅中国画《村童》,两个穿补钉衣服的孩子爬在一棵大榕树下玩耍。老师说:要注意表现新农村的新生活!我只觉得村童的破衣服的多彩变化与榕树根须盘结的效果很有趣,就那样画了。显然,老师的提醒是非常正确善意的,我毕竟年幼无知。不过,今天如果从纯艺术的角度去分析,也许我的艺术天才恰恰蕴蓄在这些作品里——具有较丰富的形式美方面的敏感;更放任感情的随意与形式的自律;或者说,更渴求心灵的自由!这些因素,一直见诸我日后的创作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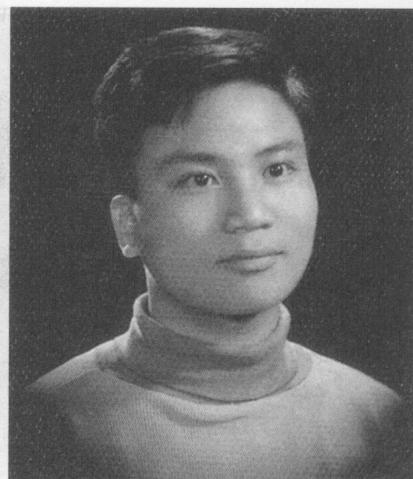
1960年,我高中毕业。美术与文学的兼爱,使我产生了“鱼与熊掌”的难以割舍的局面。于是,我想到了舞台美术,那里既有美术也有文学。终于,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舞台设计专业,再度离开了我的故乡。

不能把名字仅仅留在粮本里

考上大学,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运气!在“大跃进”的余晖映照下,大学也要“跃进”,于是对学生比以往略为重视专业水平因而稍放宽了一点对家庭出身的关卡。我终于有幸踏上了高等学府的台阶。尽管在这背后还有一场我几十年后才听说的当今人们难以理解的危机:因我出身不好,中学校方曾讨论过是否让我去大学报到,但在当时我一无所知,的确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把我从广州领进上海戏剧学院校门的倪荣泉先生;不会忘记领我踏上专业艺术征途的周本义先生——他是我入学后的指导老师,刚刚留苏回国,后来当系主任;不会忘记所有直接教过我或间接影响过我的老师们!周先生教学很认真,在画室里总是很仔细地给同学们改画。到外地写生时,更是身体力行,非常勤奋。他言传身教,并善于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所闪现出的火花,及时给予诱导与鼓励。不管在课堂还是在他家里,他都很乐意给我们看作业,画到好的构思构图,常爱说“有想法”、“有苗头”,再具体指点你进一步深入下去。因为我画得比较多,所以常会去他家里请教。他不善言谈,更不擅奢谈,诚恳坦率,有时还很严肃。那时人们对留苏人员都很景仰,觉得很神秘,但他却从不以此夸耀,反倒常跟我们说学习的艰苦,以此勉励我们。我每次都认真记录着他的谈话。同学们都很崇拜他,大家都喜欢他留苏的油画习作。人体作品的微妙色彩,风景写生的独特构图,尤其那灰调子天空的响亮效果,都使同学们为之倾倒。大家都在摹仿他,甚至编成了歌词填进《解放区的天》的谱子里乱唱:“周本义的天是灰的天,周本义的学生是大块面……”我尤其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日子,学习格外刻苦、用功。那时除了正常的课堂训练外,学院里常有一些本院的或与其它美术学院的交流观摩展览。第一个假期正好举办“周本义留苏作品展览”,系里“任命”我当“馆长”——其实就是天天开门关门,照看作品。因为我假期不回家,正合适。我非但不像别人一样认为是一个苦差事,反倒觉得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极好机会。我天天在展厅中观赏揣摩,勾勒临摹。我常常提前开门,推迟关门,晚上还把自己锁在里面——反正钥匙在自己手里。我仿佛下了决心要在短短的展期内就将老师的本事学到手似的!不过大学期间,的确从周本义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并从此定了我日后创作的坚实基础。

此外,图书馆是我又一个主要去处。在那里我见到了以前未见过的许多世界名作画册。我固然喜欢俄国的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但似乎更喜欢当时不大宣扬的印象派尤其是后印象派,如莫奈、雷诺阿、高更、凡·高、修拉等等。我读了许多戏剧和文学理论著作,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席勒和丹纳、别、车、杜等等。我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地吸收、吸收!大学四年,绝大部分的假期都是在学院过的。

1960年至1964年,是新中国最贫困、最饥饿的年代,北方的一些大学甚至都已停课了。上海倚仗其工业实力换取粮食尚能维持。大学生多是吃掺有一种叫六谷粉的进口饲料的黑馒头。即便是这样的馒头,还时有学生偷吃。记得为此曾有“积极分子”叫嚷着要处分,但使人意外的是,一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对此不但没批评,反倒以内疚的心情求大家再勒紧些裤腰带,共度国难。听者无不感动!不过,即使在这样的环境,生活条件的艰辛,我已经不在乎了,所以我依旧过得很快活,一直到九十年代,偶尔有同窗来京聚会时,话题总少不了要揶揄几句我当年的尊容:“还记得吗,你老是穿着那件涂着油画颜料的上衣,边缘带吊着一些须须,整天就晓得画呀画的……”“对,对,我们大家都往你那件衣服上擦油画笔,你也不在乎……”是的,那是我从事地质工作的哥哥给我的一件工作服。正面的蓝色已经褪掉了,把它反过来,再把衬肩的白布用油彩涂成蓝色。硬梆



陈醉的毕业照。1964年于上海戏剧学院。



陈醉在“八一”起义纪念馆内的临时画室。1967年于南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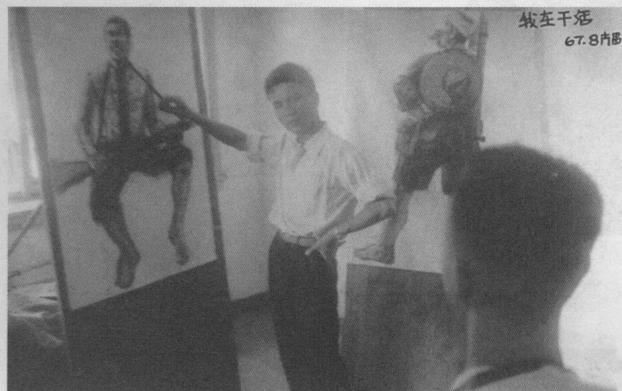


陈醉在观礼台上采访国庆节盛况。1968年10月1日于南昌。

本性难移，在位期间，除抓专业外，又办班刊，名为《浅草》，取“浅草才能没马蹄”诗意。请苏副院长题写刊名，熊佛西院长题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像一回事。我还印制调查表《入学以来你所读过的课外书籍》等等让大家填，没想到弄得个别同学非常紧张，以为是高教局在调查……每次观摩展览，我都认真勾小构图；每次观摩演出，我都认真写心得。星期天、节假日，总是去郊外写生，带两个馒头背着画箱就跑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总得见着“东西”——要么画，要么笔记。寒暑假，大约仅回过两次家，而且也是带有写生任务的。广州、佛山、阳江、湛江、柳州、桂林转了一圈，呆在家里的时间自然是寥寥了。我舍不得离开学院，那里有图书馆；素描教室晚上定期有模特儿供画速写；时常还有展览，演出观摩。然而，更有意思的，是赴外地写生。我们一般是先到工厂里勤工俭学挣点旅费然后就开路。印象最深的，是到苏州、无锡等地，沿着太湖边投宿同学家或乡村小学里，反正自己带着蚊帐、单被。起早贪黑地画呀画的。我不但绘画技巧越来越熟练，而且对写生的时间、环境的把握上也积了不少经验，所以后来集体旅行写生时，一些同学乐于与我结伴。对此我也很得意，但约法三章：不得赖床，一叫就得起来，过时不候。后来一位与我很要好的女同学回忆这段日子时说：“当时我真是怕了你，一听到你的叫声，我立刻爬起来拎起画箱戴上草帽就走，到房门口时才发现自己还未穿衣裳……”

就在这个时期，我的技巧日渐成熟，逐渐表露出了自己的个性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于是，一批有代表性的风景写生作品问世了。如《太湖落日》、《水乡清晨》、《红帆》、《金色的薄雾》等作品，我至今仍觉得难以再超越。观众见了也很喜欢。一些画界同行赞叹：“画中的太阳会刺眼的”，“仅仅是那若隐若现的群山轮廓线，就会使你陶醉”。甚至有人连人带画一起评价：“构图傲岸而突兀；色彩奔放而含蓄；笔触恣肆而凝重；境界深邃而超脱……”许多人都没想到这些竟是30年前最封闭时期的画作。一些外国朋友来访时，认为这是非常道地的西洋画，但又具有强烈的中国气质。1990年凡·高逝世100周年之际我曾应邀访问荷兰，回国后一位荷兰记者采访我时曾问到，我的一些画作是否受凡·高的影响，事实并非如此，但我告诉她：“我非常喜欢凡·高的艺术。不过线条造型和对比色彩正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传统特色……”一些外国朋友提出要收藏这些作品，除了极个别的友人，我都婉言谢绝了。这是我几十年前的心血结晶，也是我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几次浩劫，迁徙，再艰苦的环境我都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那是我最大的慰藉！那些年老搞备战，有人问：“世界大战爆发，你首先想到什么？”我回答：“我的画！”夫人不无懊恼地说：“画，就是他的命！”如今，我更不能让它们离开自己了！

不过，话再说回来，我当时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的家庭出身就决定我好不了。当老百姓的肚子略为能吃饱一点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交心”运动。大家都写检查，把平时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都要交代出来，向党交心。口号是“脱裤子，割尾巴”，意思是不要怕羞，敢于将自己的坏思想亮出来再革除掉。而且阶级根源挖得越深越好。有的同学只好漫无边际地把自己臭骂一通，骂得越凶，表示“裤子”脱得越彻底。一位资本家出身的同学挖得最“深”了，尾巴一直“割”到他曾祖父那里，因为他当过清朝驻日本的外交官，可这位同学连祖父的面都未见过！我就有更多的尾巴要割了，何况平时就爱口吐狂言。儿时的“当总统”不说，即使我在落魄之时，也爱说几句大话壮胆子。记得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时，连去上海的旅费都没有。没办法，母亲想到还有一批家具尚存在广州旧寓。这些东西我太熟悉了，那是一整套镶嵌大理石的红木家具，还有一张铜架的席梦思床等。小时候很顽皮，常从橱子顶上跳到床上。我跑到广州，家私早已被人侵占，最后只能索还几十块钱作为补偿。吃了血本亏还要阿Q一下：“到将来建我的艺术馆时，再把你们请回来！”一次老师与我谈心问到我的人生观，我毫不隐晦地宣称：“人的一生应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不能把名字仅仅留在粮本里！”又吐了一句狂言！这无疑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白专道路”！于是，就连我刻苦学习的优点，也变成“动机不纯”了。幸好，大部分老师都是很有人情味的，何况他们自己也得“脱裤子”！事情很快就过去了。1964年秋，我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涯。毕业典礼上，吴仞之副院长颁发毕业证书，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端详着证书上



为井冈山斗争历史画创作在画模特儿。1967年于南昌。

榔的，我说那是“肩章”。“记得吗，冬天你总是穿着一件大棉袄，两条窄单裤，头发又乱又长，我们老给你画漫画：脑袋是一堆乱草，上身是一个长方块，下身是两根线条……”是的，在广东，青年人一件毛衣、两条单裤咬着牙就可过冬了，没有棉袄，那件大棉袄，是到上海后学院补助给我的。那时买东西都凭票，连糖果饼干和牙膏草纸都不例外。每月发下来的票就是两张16开纸，“营养补充”和日用必须全在上面了。一次我正在画画，生活委员发给我票，我看也不看就塞进口袋里了。过一会把它掏出来擦油画笔，边上的同学很惊奇：“这么大方，一个月的‘营养’都不要了？”我猛然醒悟：“哎呀，我还以为发的是昨天的测验卷呢！”

是的，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而且，有时还会玩点花样。我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号称“拼命派”，我提出的口号：是“追回青春！”意为抓紧一切机会拼命学习，勿让青春白白流逝。我曾经当过学习委员，也许“鱼与熊掌”兼爱的